



中外文学 名著集成

IV

外国部分

北京文艺出版社

0762121

中外文学 名著集成

IV

外国部分

北京文艺出版社

ZHONGWAI WENXUE MINGZHU JICHENG
WAI GUO BU FEN

社长：马森彪
总编辑：

责任编辑：杨济东 韩铁马 张小川
古卫宏 王国柱 张 晴

中外文学名著集成

(国别) 卷四 近代欧洲文学

中外文学名著集成
外国部分(1—10卷)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620 字数：14000千字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山东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册

*

ISBN7-5378-1763-4
I·1719 定价：990.00元(1—10卷)

本卷目录

法国民间创作（12—13 世纪）

列那狐传奇 1

弗朗索瓦·拉伯雷（1494—1553）

巨人传（缩译） 75

让·德·拉封丹（1621—1695）

拉封丹寓言 131

莫里哀（1622—1673）

伪君子 231

吝嗇鬼 273

夏多布里盎（1768—1848）

阿达拉/勒内 323

司汤达（1783—1842）

红与黑 365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

高老头 665

欧叶妮·葛朗台 783

普罗斯佩·梅里美（1803—1870）

卡门 869

科隆芭 903



列那狐传奇

[法] 民间创作

符 吉 编译



吾封能眼匠

并修同月 [去]

季餘 言 并

他，与此同时，他的鼻子也闻到了一股令人恶心的气味。他掉转头，猛地看到草丛中出现了山獾格兰贝尔那个毛色黑白相间的脑袋。

“喂！”格兰贝尔大声说，“是谁逼得你这样紧，叔叔？”

列那狐稍停片刻，一条前腿还在空中，没有着地。他乘此机会喘了口气，顺便看看猎犬和猎人追到哪儿了。

“没有人在逼我，只是饿得难受，”他回答说，“我的游戏才刚刚开始，你呆在这儿别动，马上就可以看到跟在我后面拼命跑的那帮老爷一个个在马上颠得东倒西歪的。”

“你可得当心，别在这场游戏中弄丢了身上那件漂亮的毛皮大衣！”格兰贝尔嘲笑说。

听到后面追兵的嘈杂声越来越近，山獾觉得还是小心为妙，马上钻进了自己的藏身洞。

列那狐也毫不犹豫，猛地窜进草地；片刻之间，狩猎队伍就在他的周围形成了包围圈。列那狐四下里一看，前方是河水满满的护城河，两侧是迪费雷纳老爷的骑兵，后面是张开血盆大嘴、露出尖牙利齿、狂吠着向他扑来的狗群。其中最疯狂的要数那条大猎犬，他发誓要用一只狐狸的毛皮来铺自己的床。

列那狐故意放慢脚步来激他一下；等他追到近旁的时候，狐狸突然斜刺里朝城堡跑去。只见列那狐迅速上了一条小路，跑过吊桥，后面跟着紧追不舍的狗群。

“列那狐孤身落入陷阱了！”迪费雷纳大声说，“这下他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快进城堡！”

狩猎队伍跟在主人的后面在一阵可怕的马蹄声中拥进城堡的大门。等到最后一个骑兵进门以后，守门的卫士立刻放下狼牙闸门，然后使劲转动卷吊桥铁链的轱辘，拉起吊桥。这下迪费雷纳老爷的城堡就固如金汤，列那狐仿佛成了瓮中之鳖。

这阵喧闹声惊动了城堡的女主人弗洛丽太太，引得她来到窗前看个究竟。

“天主保佑！”她大声问，“是打仗了吗？”

“亲爱的夫人，您放心好了，”迪费雷纳老爷一边摘下风帽一边回答说，“只不过是列那狐逃进了城堡，我们在继续搜捕。”

在这说话的当儿，猎手们迅速翻身下马，手拿木棍，开始抓狐狸。猎犬全都分散出击，他们的狂犬声响彻整座城堡。大家先是在院子里把牛栏马厩、角角落落搜了个遍，没有发现狐狸；接着走进底层的大厅，查看桌椅底下，柜箱里面，还是一无所获！

于是，他们有的上楼，有的下地窖，搜遍所有的房间暗处，可就是不见列那狐的踪影！

这时候，有条大猎犬阴差阳错，领着疯狂的狗群朝城堡里的小教堂扑去。

正在教堂门口台阶上的神父突然看到一大群猎犬向他跑来，赶紧把院门关上，不让狗群进入圣殿，想维护自己一向慈悲为怀的声誉。

“喂！善良的神父，您就让我们进去吧！”迪费雷纳老爷气喘吁吁地大声说，“列那狐躲进了您的教堂。”

“根本没有的事，”神父张开双臂反驳说，“你们不能进去。真要是狐狸在里面的话，你们就更不能进去了，要知道，动物也是我们的教友，他们同样有权利得到圣父的庇护。……不过，你们不必为此事头痛，教堂里没有任何能吸引列那狐这个异教徒的东西。你们还是赶紧到厨房或者鸡窝那儿去找吧。”

“真讨厌！我的人在那儿找了一遍又一遍，”狩猎队长接口说，“从东到西，角角落落，谁都没能发现他。那他到哪儿去了？难道他钻到地下去了？”

“不管怎么说，”迪费雷纳老爷说，“我们大家都看到他进了城堡的大门，吊桥拉起来以

后，他肯定是无法逃出去的。现在谁都没能抓住这狡猾的畜生，您愿意我们就此罢休，任他逍遥自在吗？到时候，大家不再想他了，他又会突然出现在面前……”

狩猎队长、骑手和仆人们个个气鼓鼓地大声说：“列那狐该死！”

“要是让他逃走，我们全都会羞得无脸见人，肺也要气炸的。老爷，您就让我们放手干吧，我们要一直找到天黑才肯歇手。”

“随你们的便！”迪费雷纳老爷回答说，“我呢，我可不再前进一步了，这只狐狸简直有魔鬼附身……”

就在他们这样谈论的当儿，列那狐悄悄地把脑袋从魅望塔的两个堆堞之间伸出来，不慌不忙地看着下面这群乱哄哄的人。而猎人中谁都没有看见他。迪费雷纳老爷打道回府后，其他的人继续搜寻猎物，并且发誓只要夜幕还没有降临，决不鸣金收兵。

到了点灯时分，他们还在那儿翻箱倒柜，找个不停。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大家只好垂头丧气地到客厅里去见老爷。

“哎！老爷。”狩猎队长叹着气说，“列那狐真是狡猾透顶，他一直跑个不停……”

“怎么！你们还没有抓到他？这畜生竟然有隐身法！我知道，在和列那狐的较量中，要想取胜并不那么容易，但我非常希望你们中有人能逮住他。我们下次再去抓他，我非把他那张漂亮的毛皮剥下来不可！……就这样吧，快去把灯点上，吃晚饭。这只可恶的狐狸已经使我们的饭吃得太晚了！”

大家拼命追赶了狐狸一天以后，开始围坐在男女主人的身边，享用丰盛的晚餐。仆人们端上一盆盆美味佳肴，他们喝着好几种上等葡萄酒，吃着香喷喷的鹿肉、野猪肉……几杯下肚，猎人们借着酒兴你一言我一语地交谈起来，特别是取笑耍了他们一天的列那狐。这时候，列那狐其实离他们并不远，酒肉的香味已经引诱他离开了原来的藏身之地。那条大猎犬和伙伴们一天追下来个个累得精疲力竭，都趴在壁炉跟前打盹，一点儿也没有看见列那狐冷不丁出现在饭厅的暗处，然后阴险地溜到饭桌底下。

狐狸来到桌子底下后，开始还算安分，接着胆子就大起来了。他在客人们的腿边蹭来蹭去，故意弄脏他们的裤子，玩他的恶作剧。客人们却以为是主人养的狗啊猫啊之类的宠物在跟自己闹着玩，就在桌子底下用脚踢这捣蛋鬼几下，想把他赶走了事。列那狐一会儿跳到这儿，一会跳到那儿，巧妙地躲开了他们踢过来的脚，这场踢脚大战最后发展到迪费雷纳老爷身上，于是他出面制止了。

“别胡闹了，”老爷一本正经地对管家说，“快把你的脚从我这儿挪开，不然，我要狠狠地给你一脚了！”

“这不是我的脚，老爷！”管家十分尴尬地回答说，“您瞧，我好好地坐在这儿，动都没有动过。可能是只狗啊猫啊的小动物在我们腿边钻来钻去吧？”

“你说是只小动物？”老爷大声说，“什么动物呢？”

迪费雷纳老爷撩起桌布，弯腰朝桌子底下一看。

“啊！狐狸在这儿！”他大喊道，“快抓住他！这次他逃不出我们的手掌了……”

可是，列那狐没等他们动手，就猛地蹿到餐柜上，原来仆人刚在那儿放了一盘才出锅的山鹑塞肉。他扑向盘子，叼上两只山鹑中较肥的一只，就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快地溜了。吃饭的人一下子全都站了起来，饭厅里顿时乱作一团，有的跑去关窗，有的跑去关门……

可是，太晚了！列那狐已经抢先一步，逃到院子里，钻进一个自己熟悉的藏身洞。就在大家掌着灯举着火把，在所有的房间、厨房、马厩、角角落落里搜捕列那狐的时候，他却笃

笃定地呆在庇护所里，用他的尖牙利齿咬着色香味俱全的山鹑肉，还不时用前爪得意洋洋地捋捋下巴上的毛。

“该死的列那狐！”迪费雷纳老爷破口大骂。“他竟敢如此戏弄我，我非要他为此付出代价不可！……你们，你们给我把桌上的东西都拿走！我一点都不想吃了。”

“请相信我的话，”夫人对他说，“你该去休息了。时间已经不早，午夜的钟声快敲响了。你白天在林子里和家里忙着抓狐狸，一定是很累了。”

一夜过去。第二天早上，狩猎队长第一个走进迪费雷纳老爷的房间，发现老爷已经起床，连马靴也穿好了。

“赶紧让马夫给我备马！”老爷吩咐说，“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得到列那狐的皮……”

于是，马夫急忙给主人备好马，牵到门口的台阶前，狩猎队长也领出了成群的猎犬。听到老爷一声令下，猎手们飞身跃上马背，浩浩荡荡地越过城堡的大门和吊桥。到达草地的时候，你说，他们发现了什么？原来，列那狐正躺在一棵苹果树底下安安稳稳地睡大觉呢。他看见猎人们过来也没有显得十分慌张。号角手一看见狐狸，就立刻吹响了狩猎的号角；负责看管猎犬的猎人赶紧放出猎犬。

列那狐很不情愿地看到自己的好梦给搅了，只好撒腿就跑。他东转西拐绕了几个弯以后，窜进了树林。跑在前面的猎犬领着全队人马跟在狐狸后面紧追不放。

“这狡猾的家伙要把我们带回到城堡那儿去了，”迪费雷纳老爷说，“不过，这次他近在咫尺，我们不会让他给甩了，一定会抓住他的。”

这可是他的一厢情愿。一小时以后，列那狐又折回老路跑出树林，穿过草地，第二次上了吊桥，跑进城堡的大门。

“天哪！”迪费雷纳老爷大声说，“我们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列那狐溜了，他一定会嘲笑我们的。赶紧进城堡，一定得把他搜出来。”

大家急忙进入城堡，又是一阵翻箱倒柜，四处寻找。卫兵还在城墙顶上来回巡逻，那副紧张的样子，简直像城堡给敌人包围了似的。可是，这又是一番空忙，依然没有找到列那狐。

“找不到算了，”迪费雷纳老爷说，“不过，我可不会再被他气得吃不下饭了。摆上丰盛的宴席，等待列那狐先生的光顾，不管他肯不肯赏脸，今天下午我可要去迎接父亲和几位兄弟，他们说好要来这儿做客的……”

第二章

第十张狐皮

到了约定的时间，迪费雷纳老爷就带着一大群随从前去迎接父亲和兄弟。刚走出半里路，他就听到前面响起了一阵一队人马在往这儿来的声音。

不一会儿，大路上出现了一些牵着猎犬的仆人，紧接着是手持武器的人，最后是迪费雷纳老爷的父亲和兄弟。迪费雷纳老爷赶紧上前和他们亲热地拥抱，随后就一起边谈边往城堡走去。

当他们走近草地的时候，迪费雷纳老爷突然又看见了列那狐。这会儿，狐狸被走近的猎犬惊动，正从苹果树底下爬起来，撒腿往树林里跑。

“嘿！”老爷笑着说，“又是那只狐狸，他已经多次戏弄过我们了！”

“戏弄！”其他人吃惊地说，“这是怎么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老爷解释说，“我们追捕过他两次，每次到了快被猎犬追上的时候，他就掉头朝城堡跑去，我们都亲眼看到他一下子窜进了城堡。于是，我手下的人就赶紧拉起吊桥，关上城堡的大门，在整座城堡里上上下下，屋里屋外搜了个遍，可是空忙了一场，没有找到他的踪影。根本不可能知道他躲在哪儿！”

“孩子，”父亲听后说道，“狐狸是很容易骗过普通人的，但是，好的猎犬和高明的猎人迟早会使他就范的。他的本性压根儿就改不了。你有猎犬，我也有猎犬，我们把猎犬放出去，追捕那只狐狸。再说，我们手下有那么多人，足够堵住他的退路……”

仆人们马上放出猎犬，猎人和武士立刻催马飞速向前追去。列那狐看到大队人马追来，就猛地掉转头，果断地朝城堡跑去，引得后面的人发出一阵叫嚷声。

猎人和猎犬追得更加起劲，但是，列那狐抢先到达护城河，跑过吊桥，进了城门。等到蜂拥而至的追兵入城以后，守门的士兵赶紧拉起吊桥。这时候，城堡里的仆人也赶来帮忙，大家齐心协力四处搜捕狐狸。所有的箱柜都翻遍了，全部的角落都找遍了，就是不见狐狸的踪影！于是，大家只好对此发出一种苦笑，当然，迪费雷纳老爷笑得比其他人更厉害。最后，他说：

“哎！两天来狐狸就是用这种伎俩和我们周旋的！不过，我们别再去想他了，还是马上去用餐吧！”

主人这么一说，大家也就高高兴兴地来到餐桌旁就座。仆人们端上一道珍馐美味。正当贵客们津津有味地吃着可口的野味，喝着上等葡萄酒的时候，迪费雷纳老爷突然惊奇地发现，猎犬全都抬着头，眼神露出不安，嘴里喘着大气，好像周围有活的猎物似的。

老爷巡视了一下整个饭厅，但是没有看见任何可疑的东西。饭厅里离壁炉不远的地方有一排挂钩，上面晾着一溜漂亮的狐皮，这些狐皮在炉火的映照下显得格格外艳丽。老爷起初寻思，大概是这些狐皮的气味引起猎犬的警觉；后来他下意识地数了点狐皮的张数，不由得吃了一惊，转身问他的狩猎队长：

“你说，我们一共有几张狐皮？”

“老爷，您现在有九张，”另一个回答说，“我希望第十张很快就会有。”

“九张？真怪！……可我，我看到有十张。你肯定没有记错？”

狩猎队长吃惊地起身离座，走近狐皮去点点清楚。奇怪，其中有一张狐皮好像在微微呼吸，他仔细一看，没错，确实在呼吸，原来是有血有肉的列那狐混在他那些只剩下皮毛的伙伴中间。这狡猾的家伙在两只前爪的帮助下，用牙齿咬住挂钩，一动不动，直挺挺地挂在那儿，像死的一样。

狩猎队长大声惊呼：

“天哪！是那只狐狸混在狐狸皮中间装死。怪不得猎犬都显得局促不安……老爷，您稍等片刻！看我伸手把他给您活抓了。”

说完，他果然伸手去抓狐狸的背。说时迟那时快，狐狸冷不丁掉了个头，用两只后爪攀着挂钩，狠狠地在狩猎队长的手上咬了一口。

狩猎队长痛得哇哇直叫，急忙后退；贵客们也都倏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忙中出错，把椅

子都碰倒在地。列那狐乘机从他们的胯下直冲客厅的大门，越过了院子，从吊桥上逃出城堡，安然无恙地回到了草地中央。

山獾格兰贝尔看见列那狐过来，就从灌木丛中探出身子。

“叔叔，你总是这么来去匆匆吗？”山獾笑着对狐狸说，“你在这场游戏中赢了吗？”

“享受了一次王家的盛宴，”列那狐回答说，“差一点在迪费雷纳老爷家吃上第二次。不过，你也知道，这些老爷是很容易发脾气的，我只好离开餐桌，现在还饿着肚子呢……下一步怎么办？”

“叔叔，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格兰贝尔对他说，“我知道，你是不会缺少办法的。不过，要留神那些猎犬！那条大猎犬发誓要剥你的皮呢。”

这番警告是多余的，因为列那狐不经过缜密的盘算，不考虑好得失，是不会轻举妄动的。到城堡里去小住确实使他尝到了甜头，但是他觉得，如果再次去冒险，不但有可能丢掉身上的皮大衣，甚至连性命都会送掉的。既然迪费雷纳老爷不会开恩用盛宴来款待他，那最好还是自己到林子里和田野上去寻找食物，总之，这回要换个角色当当，不再成为被追捕的对象，而要主动出击了。

列那狐沿着河边慢慢地往前走，一想到宴席上那些到了嘴边可是没有吃着的美味佳肴，只觉得鼻子里还留着它们的香味，嘴巴里口水在一个劲地直往外流。这会儿，狐狸腹中空空，肚子饿得难受极了，要是遇见一只耗子山雀什么的小东西，也会将就将就，抓来填填肚子的。可是，眼前是开阔地带，既没有耗子，也不见山雀的影子！列那狐继续往前走，并且特意从一个个荆棘丛中经过，这样能使他那身醒目的火红色毛皮躲过敌人的目光。

列那狐来到草地的尽头，那儿小河的两岸都长着一簇簇的荆条，看上去有些荒凉，这倒满合他的意。不远处，有只白鹭像卫兵站岗似的屹立在河边。列那狐悄悄地潜入一簇荆棘中，在那儿偷偷地观察长腿先生的一举一动。

白鹭一动不动地站在长满青草的河滩上，瞪着两眼注视着水中的动静。河里的流水不时给他带来一些食物。只见他突然伸出脖子，用长长的嘴巴叼着一条斗胆游得离岸很近的小鱼，一转眼工夫就把鱼儿整条吞进肚里。然后，又像先前一样守候在那儿。列那狐目睹这一幕以后，肚子贴着地面悄悄地爬到前面一个枝叶茂盛的荆棘丛中。

“这会儿要是能吃到那只白鹭，可正是时候，我那饿得难受的肚子也可以稍稍舒服一些，”列那狐暗自思忖着，“不过，这个吃鱼能手并不是轻易就能逮住的，他时刻保持着警惕。要是他想换个地方捉鱼，向我这儿靠近，那就好了！可这事得花些时间，我这样傻等，也许没等到他来到我的近旁我就已经饿死了。再说，这儿离城堡又不远，自己的好事很可能让某个出来溜达的人，或者更糟糕的是，让某只凶恶的狗给搅了。哎，真倒霉！看上去这只白鹭还挺肥，着实能当一顿丰盛的晚饭。得了！我还是自己费神动手吧，不劳动，就一无所获。”

河滩边上有一些干枯的蕨类植物，列那狐钻了进去，他轻轻地拔下一些，然后巧妙地把它们编在一起。接着，狐狸把自己的杰作放到河水中，看着这个像筏子一样的东西朝白鹭觅食的地方漂去。一见水面上有堆东西径直朝自己漂来，白鹭吓了一跳，赶紧抬头后退一步。那堆漂来的东西碰到河岸后在河中打着转，慢慢地顺流而去。白鹭伸长脖子一看，原来是堆枯萎的蕨菜，于是放下心来，继续守在那儿捉他的鱼。

列那狐等了一会儿，然后又拔了一堆蕨菜，不过要比前一次多一些。狐狸如法炮制，把第二堆蕨菜也轻轻地放入流水中。这回白鹭看见蕨菜漂过来，神色显得没有上次那样慌张。

他饶有兴趣地看着，等到蕨菜漂近，还用长嘴巴和爪子扒扒蕨菜，随后让它们顺流而去，重新开始捉鱼。

“火候到了，”列那狐心里想，“机不可失，这是送他到我胃里去捉鱼的最好时间。”

列那狐拔了第三堆蕨菜，数量比前两次都多。这回他把蕨菜堆中间掏空，做了个柔软舒适的窝，然后把这条自制的小船轻轻地放入河中。列那狐先是两只前脚一点点地上去，看到小船不会翻掉以后，就上了船趴在蕨菜窝中，然后在身上盖了些蕨菜，蕨菜的颜色和他的毛色差不多，这样就不会被白鹭看出破绽来了。

十个小船在河中稍稍有些打转，渐渐漂近白鹭。可是，白鹭一点儿都不理睬。

“我可不能睬你了！”白鹭眯着一只眼睛说，“我不会为了一点蕨菜失去一条大鱼……”

说完，白鹭把长嘴巴连同整个脑袋一块儿伸进清澈的河水里去捉鱼。就在这时候，列那狐猛地一跃而起，扑过去一口咬住白鹭的脖子，拖进边上的一个荆棘丛。白鹭嗷嗷直叫，拼命挣扎。

“喊吧，伙计！”列那狐用嘲笑的口气说，“我的胃可不会同情别人的求饶……”

列那狐三下两口就咬死了白鹭，开始吃两条壮实的大腿。“呸！”他噙着嘴说，“这家伙酷爱吃鱼。艾莫丽娜要是看到我这样大口大口地吃着这种不该吃的肉，准会笑我的。可是，没办法，这猎物还不算瘦，好歹救了我的急，有一阵子可以不感到饿了。”

夜幕降临时分，山獾格兰贝尔来到荆棘丛旁边，忽然听到一阵“嘎扎，嘎扎”咬骨头的声音，就停住了脚步。

“是你吗，列那狐叔叔？”山獾问道，一面保持着警惕。

“是我，格兰贝尔侄儿！”狐狸回答说，“快进来，别害怕，我不会吃掉你的。”

格兰贝尔小心翼翼地把脑袋探进荆棘丛中，看见这无赖正躺在白鹭的羽毛上，在最后吃白鹭的头。

“情况怎么样，叔叔？”山獾问道。

“你自己看吧！”列那狐得意洋洋地说，“在迪费雷纳老爷地盘上是饿不死的……用不了一夜就会把这只笨鸟消化掉了。”

“你愿意上我那儿去过夜吗？你可以睡得暖暖和和的，还不会碰上狗和夜里出来溜达的人。”

列那狐做出一副爱挑剔的样子，皱着眉头说：

“侄儿，说句老实话，你听了可别生气，你身上那股气味我闻了感到恶心。你就别关心我了，我会在草地上找个角落过上一夜的……晚安，格兰贝尔！”

“晚安，列那狐叔叔！”

当时正好是割草的季节，草地上有一溜大草堆。列那狐跳上其中的一堆，在上面挖了个坑，然后就舒舒服服地睡在这张柔软的床上过夜。

第二天清晨，一种奇怪的晃动把正在草堆中熟睡的列那狐突然弄醒了。他睁开眼睛，用爪子拨开盖在身上的干草一看，真是太可怕了，他栖身的草堆这会儿正在河中漂着，离岸已经很远。原来，昨天夜里，上游下了一场大暴雨，导致河水猛涨，漫到岸上，偷偷地冲走了地势低处的草堆。这下列那狐只好随波逐流了。

列那狐赶紧爬到草堆顶上查看自己的处境。糟糕，离岸已经很远，根本别想游到那儿，草堆正在一点一点往下沉，汹涌的河水越来越湍急了。

“哎，我真蠢，现在上当了！”狐狸叹着气说，“下一步会怎么样呢？我这样高居于草堆顶上，要是让岸上的人看见，不出片刻，当地的全部乡巴佬都会向我涌来……”

狐狸没等自怨自艾结束，就看见一个农夫驾着小船离开河岸，径直朝他驶来。列那狐困在这个草堆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左顾右盼想找条生路，可看到的只是死神的来临。

农夫看到狐狸很容易抓到，心里自然十分高兴。他大声说道：

“感谢上帝，让我发一笔横财！除了我之外，谁有福气在河上抓到一只狐狸！……啊，这畜生长得真漂亮！他这张毛皮对我大有好处。背上的毛皮连同那根大尾巴少说也能卖个十块八块的，脖子和肚子那儿的毛皮，可以给我的大衣做个漂亮的领子。吃完肉以后，骨头就扔进河里，让他见鬼去吧！……狐狸，咱俩来较量较量吧！”

农夫驾着船慢慢地靠近草堆，伸出胳膊去抓列那狐，但是，狐狸一闪身，躲到了另一边。农夫悄悄地把船划到另一边，举起桨，想来个突然袭击，一下子把狐狸打昏。不过，狐狸早有准备，桨只是“砰”的一声打在草堆上。

农夫急了，把船一会儿划到东，一会儿划到西，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围着草堆团团转，手中高举的桨不时朝狐狸打去，但是一次也没有打中，担惊受怕的狐狸简直像是长了翅膀似的。农夫没有办法，最后只好决定离开船到草堆上去迫使狐狸就范。

就在农夫的两脚踏上草堆的时候，列那狐纵身一跃，跳上了小船的另一头，由于冲劲过猛，小船一下子离开了草堆，反倒把农夫留在了草堆上。

“喂，农夫！”列那狐高兴地对他说，“这就是想抓住一只狐狸的人的下场！想用我的皮做你的衣服，你还是管好自己的皮吧，不一会儿魔鬼就可以剥你的皮做件衣服了……”

小船载着列那狐顺流漂去，农夫却在草堆上大喊救命。没过多少时间，小船渐渐漂近了河岸，接着在草滩上搁了浅。列那狐轻松地跳到草地上，朝四周看看，认了认地方，发现树林离得不远，就飞快地跑进树林，去寻找回家的路了。

列那狐在林子里跑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拖着又饿又累的身子回到自己的老窝不祥谷。

夫人艾莫丽娜太太正带着两个孩子马勒布朗斯和裴尔塞在家里焦虑不安地等着列那狐回来，看到丈夫平安地回家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哎！天晓得！”列那狐对夫人和孩子们说，“对一只出远门去觅食的穷狐狸来说，生活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说真的，为了找一丁点吃的，得冒上九死一生的危险……家里有什么吃的吗？”

“一点没有！”艾莫丽娜沉着脸对丈夫说，“你不该在外面游山玩水闲逛，更多的要想想你的家小，我们娘三个都快饿死了……”

“别发火，亲爱的，”列那狐信心十足地说，“我明天再出去，一定多带些吃的回来，把食品柜塞得满满的。”

第三 章

列那狐逮鸡

列那狐把家安在不祥谷不仅是考虑到能享受树林中那种悠然自得的生活乐趣，还因为林子中有一座好大的庄园。这座庄园和列那狐的家离得很近，主人养着一棚家禽，列那狐只要一出门就能听到公鸡报晓，母鸡下蛋，鸭子打架的叫声。

不说也知道，邻居的这些家畜自然会列那狐看了馋涎欲滴的。庄园的主人名字叫做龚斯当，是个富裕的农民，家里不愁吃不愁穿，火腿、香肠、奶酪、蜂蜜等样样不缺，果园里果实累累，粮仓里堆满粮食。在此以前，列那狐虽然也一直在打这些东西的主意，但还是小心谨慎，没敢下手，因为主人把自己的东西管得牢牢的，连睡觉也睁着一只眼睛。但是，眼下列那狐和他的家里人实在是饿急了，狐狸只好决定去试试运气。第二天，列那狐来到庄园附近游荡，窥测动静。

龚斯当把他的家禽关在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庭院的四周围着又高又密的篱笆，一般的狐狸根本别想跳进去和钻进去。

但是，列那狐并不是等闲之辈，他连付费雷纳老爷的城堡都能出入自如，岂能在这道篱笆面前束手无策。再说，那些又肥又嫩的鸡就在篱笆后面觅食，近在咫尺，馋得他口水直往外流。得想想办法。

狐狸蹑手蹑脚地围着篱笆走着，两眼从枝叶的缝隙中直往院子里瞧。每当他看到有鸡鸭来到面前，两眼就滴溜溜地转，搜肠刮肚想找个办法把猎物弄到手。

“这道高高的篱笆可以使一只道行不深的狐狸望而怯步，”列那狐想，“但是，我只要奋力一跃就能跳过去。不过，我跳过去以后，落地的时候准会给屋子里的人看见的，鸡群也会吓得钻到那些带刺的小树丛底下，使我无法抓到，特别是还会惊动看家狗。不，这办法万万不行，我得从一个矮门中进去……”

列那狐围着篱笆转，最后终于发现有根木桩看上去像是发霉了，于是就悄悄地过去用牙齿啃，用爪子抓，在篱笆上挖出个大小合适的洞，最后学着猫钻洞的样子钻了进去。洞的前方，正好种着一畦紫红色的卷心菜，长得又高又密。为了不让屋子里的人发现，列那狐一下窜入卷心菜地，然后身子一蜷，头藏在尾巴底下，蜷成一个圆团，冒充卷心菜。

狐狸的这些动作虽说是在转眼间完成的，但院子里的鸡还是看到有一样火红色的东西窜到卷心菜地里，顿时神经紧张，各自慌忙找地方躲起来。

大公鸡桑特格雷身披艳丽的金色羽毛，生性高傲，这会儿正自管自呆在一个肥料堆上。他没有看见列那狐，部下的这阵忙乱自然使他大吃一惊。

“干吗这样慌里慌张的？”大公鸡傲慢地问道，“你们都疯了吗？”

“噢，老爷！我们刚才害怕极了。”母鸡潘特回答说。

“害怕？你们怕什么？就会大惊小怪的，麻雀飞得低一点也会把你们吓得六神无主。我不是在这儿替你们看着吗？”

“这不是一只麻雀，”潘特接着说，“我在为我们的性命担心。”

“你看见什么啦？”桑特格雷不安地问。

“一只野兽，什么野兽可说不上来。”

“见鬼！你是在哪儿看见的？”

“他从篱笆洞里钻进来，窜入卷心菜地，然后装成卷心菜的样子……啊！我看见他了！你瞧，老爷，那棵卷心菜有点在动，那儿，左边那棵！”

大公鸡朝那儿看去，可是一点儿也没有看出来，因为列那狐的毛色和卷心菜的颜色差不多。

“你胡说什么，亲爱的！”桑特格雷大声说，“呆在院子里还用害怕？黄鼠狼和狐狸都不敢进来的。你放心去休息，去做自己的事好了。我多留点神，不会被什么东西突然抓去的。”

潘特和伙伴们仍然有点不放心，为了预防不测钻到了带刺的山楂树底下。高傲的大公鸡十分自信，神气活现地在肥料堆上走来走去，用爪子这儿扒扒那儿扒扒，抓小蚯蚓吃。走累了就侧卧下来，一条腿蜷起一条腿伸直，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在温暖的太阳底下打盹，根本不知道大难就要临头了。看到大公鸡昏昏入睡的样子，列那狐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菜地，悄悄向肥料堆靠拢。大公鸡还躺在老地方一动不动。于是，狐狸先是缩起身子，然后奋力一跃扑向大公鸡。但是，操之过急，扑了个空，没有咬住公鸡。

桑特格雷惊醒后，拼命拍动翅膀，一下子飞出老远。

列那狐并没有因为一时失手而显得有些尴尬，他马上后退一步，脸上装出一副和气相。“喂！桑特格雷，是哪只蜜蜂螫了您一下？”狐狸用一种轻松愉快的口吻说，“您现在怕我吗？……我急匆匆地向您扑过去，只是为了和您拥抱拥抱，我们不是表亲吗？先让我给您说句心里话，看到您身体这样好，动作这样敏捷，心里着实高兴。”

狐狸的这番恭维话，桑特格雷只是将信将疑，但听了心里毕竟是挺舒服的，于是，虚荣心战胜了恐惧心理。大公鸡张开翅膀，“喔喔喔”叫了起来。狐狸乘机进一步施展他那善于花言巧语的本领。“啊！多么美妙的歌喉，”列那狐一边赞叹，一边稍稍把头往前凑，“如此动听的歌声我真是百听不厌。确实不错，不愧是您那刚去世的父亲的儿子，世上没有一只公鸡歌唱得像他那样好。我记得清清楚楚，您父亲唱歌的时候是把两眼闭上的，这样拖腔就更长，方圆好几里地都能听到。我听得心花怒放。”趾高气扬的大公鸡自作聪明，笑着说：

“我看见你在过来，你是想让我上当……”

“我让您上当！”列那狐说，“您忘了我们是沾亲带故的。我发誓，我宁肯自己失去一条腿，也不愿看到您遇到不幸……您就再唱一遍吧！看看我是否能重新聆听到令尊大人当年的歌声。”

大公鸡听了这些漂亮话心里有点飘飘然了，他伸长脖子，大声叫了起来，“喔喔喔……”

“声音再高一些！拖腔再长一些！”列那狐给公鸡出主意，“把眼睛闭上，您就要成功了……”

桑特格雷放开嗓子叫得更加嘹亮了。为了把音拖得更长一些，他闭上了眼睛。列那狐等的就是这个时候，狐狸一下子窜过去，咬住歌唱家的脖子，高兴地拔腿就溜，吓得那些母鸡在院子深处使劲扑棱翅膀，拼命乱叫。